五处读书

◯ 余昌民

欧阳修言道：“余平生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。盖惟此，尤可以属思尔。”（《归田录》）这“三上”为历来的文人所引用，成为以三种模式读书的出典。

算起来，我的书大半是在枕上读完的，斜倚靠枕，侧就明灯，直到倦意上来或者眼睛酸疼不耐方才释卷。逢周末醒得不晚，起得不早，就因赖在床上看书；中午也是。睡榻对于我仿佛更像舒适的读书之所。床头柜上通常堆书二三十册，如《纲鉴易知录》、《古文小品咀华》、《史记艺术论》、《藏书纪事诗》、《光荣与梦想》、《他山的石头记》、《最后的贵族》、《博尔赫斯文集》之类，另有刚到的新书以及期刊《读书》、《万象》两三种。每日以一册为主，或再随意浏览其它，古人说所藏之书好比后宫嫔妃，那滋味确实难与人说。

如厕读书也像如厕一样成为铁的规律，故也有了铁的保证。青年时代上公共茅厕尚且读书，相比之下如今已属享受的层次，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书的章节的长短，至于忘情坐得过久，待起来腿脚便会木然，以示惩罚之意。卫生间小架上七八本书，多如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智囊》、《古今谭概》、《舌华录》、《念楼学短》以及诗话词话之类，篇幅短小，随处起止，信手标记，待颠倒跳读过半，再从头理过，那时好似顺水轻舟，何其快意。

公司办公室有图书半壁，多属经营管理、社会发展和工具类型，供用时翻查；身后小柜上《历代尺牍小品》、《明清散文赏奇》、《通志堂集》、《关键时刻的提醒》、《上海的长夜》（日文）一摞则是午休时的读物，午休未必能保证，这些书阅读的进度也就缓慢了许多。

古人乘马读书，我猜想多半是信马缓行吧，开车的人是做不到的。但数天里须洗一回车，有时还得迎候来客或者等待去商场购物的家人，《饮冰室诗话》、《五杂俎》、《古代文体丛书》之类就备在车上，用来填补这些时间的空虚。

书读完了以后便到书房去“加工”，就是摘录笔记的意思，有时要借助几种词典搞清词义或读音，手绘装饰图画，往往还要从如堵的书橱或书架上取出相关的若干册书对读、印证或校勘，每有发现，其乐融融！

其实读书并不限于这五处。理发尤怕枯坐，绝对带书；旅途永远有书相伴，而且是集中读完某一本书的好时光。